

今天所講這個事，講什麼事呢？這叫啊，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，就是講啊，我頭先在那講那個事，在那講沒有講的太明白，是啊，大大概概的講。以前呢，我對你們也講過，但是也沒有太詳細，這回我把它詳詳細細來講一講。這個在民國呀，三十五年的時候(一九四六)，民國三十五年到現在這有多久了？二十幾年了，二十六是二十七啊，民國三十五年，今年是民國六十一年，二十六年，那這就是二十六年以前的事情。

我在天津呢，就預備到上海普陀山去受戒，那麼去受戒，我在東北，是八月十八，從三緣寺啊，起身，跟著我有二個徒弟，一個大徒弟，一個二徒弟；大徒弟就叫果能，二徒弟呢，就叫果舜。這個大徒弟呀，就像那個大悲咒那個迦詹延是一樣，他那麼偕著草帽子，也這個嘴呀，嘻嘻哈哈的那麼樣子，啊，和那個迦詹延事一樣的那個樣子。第二個呢，就像阿難那麼個樣子。

阿難呢，給佛當侍者，他多聞第一；這個第二個徒弟雖然沒有讀多少書，但是他也很聰明的，修行啊，他跟著，在若講起這個淵源呢，太長了，啊，太長了！這個時間呢，恐怕不夠，都是要簡簡單單的講好。他啊，是住在我那個離廟上啊，十八里路，有一個叫大南溝，大南溝啊，那個地方就有一個姓高的，叫高德福。

高德福在四月十八那天呢，我們那廟會是，不是四月初八，四月十八；四月十八他跑到廟上去剃手去了，去想把自己的手啊，用菜刀啊，剃下一隻手。爲什麼他要這樣子呢？因爲他母親有病。他母親呢，沒有病以前是會吸鴉片煙；那麼這有病了，連鴉片煙也不會吸了，也不會吸鴉片煙了；病的這個嘴唇子啊，都乾了，啊，就像用火燒過了似的，這舌頭啊，也黑色的，所以呀，鴉片煙也不能吃了，水也不能喝了，有啊，已經有五、六天了，這麼樣的事，這麼樣子。

他就發願呢，他很孝順的，說我要到這個四屯三緣寺廟上啊，在佛前把我手剃下來一個，用這種誠心呢，求佛菩薩保護著我母親的病啊，好了！那麼他就用報紙啊，包著一把菜刀，到廟上啊，在佛前上上香了，然後跪到佛前，把這個報紙打開，把這把菜刀拿下來，就要把這個手啊，放到這個磚地上就要往下剃了這個時候！正在要往舉起刀來，這後邊就有一个人就把手就給抓住，說，你幹什麼？你幹什麼？啊，他說，我要剃手！人就問，你爲什麼要剃手？他就說他母親有病，怎麼樣也治不好了，現在他要剃手表示他的誠心，你說這愚癡不愚癡這個人？真是愚癡的很可憐的！

那麼用這種誠心呢，求菩薩叫他母親再活了，不死！啊，這樣子呢，一切的居士就不叫他剃手了；不叫他剃手，那麼這得要解決他的問題呀，他才不剃手呢！於是乎啊，這個有個李景華居士，就啊，勸動他去找方丈和尚（常仁大師）。我們方丈和尚也是，啊，一般人都拿他當活佛那麼看！有名的，就是「王孝子」，就是在東北誰都知道，這都拿他當活菩薩，活佛那麼看！

於是乎這個李景華是他最信，最這個忠實的信徒，啊，就帶他去見老方丈去了。說，方丈和尚，你慈悲了！這個他要來剃手為他母親，你幫幫他忙了！這個老方丈和尚，幫忙，幫忙！那你要去把安慈找來！啊，那麼方丈和尚來的命令說啊，來叫我，我到方丈和尚去了，去，一定方丈和尚的方丈寮，向方丈頂禮之後，站在一邊，啊，我說，方丈和尚，有什麼事情叫我做啊？

方丈和尚用手一指，他為他母親剃手，我說，剃去一個手，兩個手啊？啊，那一個也沒有剃，我說，那怎麼叫剃手呢？根本就沒有剃嘛！方丈和尚他也沒有什麼辯才，他說，他們不叫他剃了嘛！唉，我說，若我，我叫他把兩個都剃下來！方丈和尚就，哦，方丈說，他為他母親要剃手，你怎麼樣想想法子，幫幫他忙啊！我說，你方丈不幫忙，怎麼要找我幫忙呢？

方丈和尚說，那你可以嘛！我說，你不能給我找好事，就給我添麻煩，一天到晚呢，照麻煩給我；方丈和尚說，那沒有法子囉！哦，好了，你回去了，我就到你家裏去！他騎著自行車，騎著那個腳踏車，那叫什麼？是bicycle，騎著那個他就從那個路上就回去了。他走，我也走了。

等我到他家裏了，他還沒有到，我到他家裏坐著，他們家裡也都不認識我，先不叫我進屋，說，我們家裡有病人呢！沒有錢呢，你不要到我們這來化緣囉！啊，我說，我不化你們的緣，你有個誰誰到我們廟上去要剃手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我是來給他把給他安手來了！他們一聽，啊！這不敢擋著我不進屋了，所以出家人到什麼地方，人家都很討厭的，就說，我們這沒有錢，你不要來化緣！所以我才說，**餓死、凍死也不化緣就是這樣子！**你們不知道我那些個過去那所遇到這些境界！

那麼我坐到炕上，大約坐有五分鐘，他回來了；一看，哦！你這什麼時後來的？怎麼我騎著這個腳踏車跑了十八里路，你，坐什麼車來的？我說，我跑路來的嘛！啊，你怎麼跑的這麼快？我說，你從大路上走，我從小路上走嘛！當然我快了嘛！這麼樣子，他覺得很奇怪！

那麼覺得很奇怪，我到那，就幫他寫了一封信；這封信就給誰呢？給閻羅王！這封信寫的可很厲害！我說無論如何閻羅王！啊，老朋友！你一定把這個人要給我放回來！不放回來，我就和你不客氣！寫了這麼一封信，啊，就睡覺！

睡覺睡到第二天早起，啊，這個有病七、八天也不吃東西，也不喝水，也不說話，也不睜眼睛，第二天一早起坐起來了；自己坐起就叫，說，吉子！吉子！他那個兒子啊，小名叫吉子；說，吉子！吉子！你給我拿一點粥來，我要喝粥，口乾渴的不得了！

她這兒子一聽他母親會說話了，也睜開眼睛了，就跑來了，歡喜的不得了！說，媽媽！啊，你好了，她說，唉！我呀，昨天晚間見到一個很窮的和尚，他把我送回來了；這幾天呢，我也看不著天，也看不著地，也什麼都看不見，黑烏烏的，這個什麼也都不知道了；想回家，也不知道什麼地方是家？昨天晚間呢，看見一個和尚，他把我送回來，這個和尚很窮很窮的，你以後要見到窮和尚啊，無論如何要給他一點錢，同這個和尚結結緣，這回呀，是這和尚把我送回來的。

那麼他兒子說，什麼樣一個和尚啊？你看看在我們炕上躺著那個是不是這個和尚啊？她這麼細一看，咦，差不多，也就是穿這個衣服，也就是這個樣子；啊，所以以後她就病好了。就這麼樣子呢，他們全家都過來皈依了，也不問這個師父是好師父，壞師父，是個有道德，沒有道德都來皈依，全家都皈依了。皈依，啊，我心裡頭，這回我若是像你們話緣呢，一定可以給我修個廟，但是**不化**！你不叫我進門口，我不能和你化緣的！那麼就這樣子。

那麼這個果舜呢，他俗家姓姚，一般人都叫他叫老姚。這個老姚啊，以前是個最壞的一個人，又喝酒，又抽煙，又打嗎啡，又吸鴉片，又賭錢，所有的壞事他都幹過，但是啊，他都覺得不好。以後就叫日本人呢，把他抓去了，抓去做勞工；做勞工啊，吃也吃不飽，穿也沒有好衣服穿，他就要跑；要跑，這日本人呢，那個做公工廠外邊都是電網，沒有法子跑的。

那麼他有一天要跑啊，就作了一個夢，這個夢就有一個白鬍子老年人呢，就告訴他，你今天不能跑，時間還沒有夠呢；等你什麼時間夠的，我告訴你，你再跑！那麼過了半個多月，這個老年人果然晚間又給他又託夢，說，你今天可以跑了！跑啊，你看見外邊有一個白狗啊，你跟著這個白色的狗

啊，來跑，就可以跑了！那麼他就叫他同一個伙伴，一個同伴，說我們兩個一起跑！

就拿兩個這個用草織的這個這麻包，一個人拿兩個；到那個電網那個地方，他看見那狗這麼一跳，跳過去了，從那個電網那個地方。他把這個兩個草包啊，往這個電網上也這麼一墊，手往上一按，也就跳過。等他後邊這個他這個同伴，又想用這個也是用這個草包來墊這個電網，立刻就著火了，這個草包就著火，就沒能跑，他一個人跑，跑回來，所以她把世界什麼事情都看破了。

看破呢，就要出家了，先先到我廟上，想要出家，我廟上和尙不收他，因為什麼呢？看他太窮了，並且這個人也不會講什麼話，當時這麼很沒有德相那麼樣子，方丈和尙就不收他。不收他，這回他聽這個姓高的家裡病都好了，他就來要跟著要拜我作師父出家；給我買了這麼大一大約有五磅啊，那個燈籠果，就是好像就是水果之類，叫燈籠果；那麼去啊，送給我。

然後就跪到我面前要求要出家！他一說要出家在這跪著，我的面衝這麼樣子也不看他；一跪，跪有兩個鐘頭，我回來，我說你幹什麼？我說我，方才我都忘了你在這跪著，你幹什麼？啊，他說，我要出家！我說，你出什麼家？你有家嗎？他說，我，我，沒有家；沒有家，還要出什麼家呢？

好了！我就收你做徒弟了，那麼就這樣子。我說，收你做徒弟可是，你要把以前的都放下，這是啊，**好像又活一個人似的！**那麼我才可以收你；你要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讓人所不能讓的，吃人所不能吃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，給他講了一些道裡，他說都可以的，我就收他出家了。

那麼我同這兩個徒弟到長春，就把這兩個徒弟留到長春呢，在長春受戒。那時候自己呀，就預備有走到普陀山去受戒；那麼就到天津呢，遇到這一些個僧人，連這個致海法師，連我呀，十四個，就一起搭啊，不用花錢的船，預備到湖北去。那麼就像那個螞蟻呀，過海似的，在這個船上啊，趴著；本來是由天津到上海三天就可以到了，甚至於兩天；所以在這個船上預備的糧食啊，只有兩、三天的糧食，預備到上海再買新鮮的糧食。殊不知啊，走到那個黑海的中央啊，這個船就不走了！就在那啊，轉來轉去啊，打轉轉；就像啊，這個船底下有這個有那個什麼怪物啊，把這個船咬著，不叫它動彈似的。

那麼這時候，就有了大海風來了，這個船往前一提，前邊可以提起來呀，五、六，七、八丈那麼高；因為這個船有一百二十尺那麼長，有四十尺這

麼寬，那麼一提起起來七八丈高；又往下一落，又落七、八丈，十五、六丈高！所以這個人呢，在這個船上，這個船往前一提，咕嚕，這個就都倒了；又往下一墮，又從這又滾過去，來回滾這麼樣子。

那麼這個船呢，大約不知是烏龜啊，是王八，是鯨魚呀，是大魚精啊，是大水怪呀，在裏邊呢，想要把這個船整個吞了？啊，我頭先講，不是講笑話，就好像那個唐僧到西印度去取經，路上遇到九妖十八洞，那每一個洞裏的妖怪都要吃這個唐僧肉！我們這十四個出家人呢，啊，就差不多有十四個牠都要吃的；那麼結果呢，是沒吃了！所以到現在還能和你們各位見面談話，就因為沒被那個大怪物給吞了。